尚書今古文集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三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一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牧誓第十一　　周書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說文引作坶段云壁中本孔安國以今文讀爲牧坶海字體小異耳徐邈云牧一音茂史記甲子上有二月字徐廣曰殷正月周二月也律歷志作坶

鄭曰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詩大明疏引書序注段云十七字此亦鄭注　馬曰昧未旦也　謹案呂覽武王至鮪水殷因膠鬲候周師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

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
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果以甲子至殷郊
天問會鼂爭盟何踐吾期王逸注引此國語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韋昭注周二月四日癸亥甲子則五日也說
文坶野朝歌南七十里地孟津至牧野蓋百五十里武王以
一月戊午渡孟津古者師行日三十里故癸亥夜陳甲子將
旦而誓昧爽詩言清明也古者戰必結日國語所述較呂覽
爲信王逸不引其學疏矣毛詩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
而天下清明鄭箋會合也莊云古文命與會合字皆从亼王
肅以爲甲子疏引定本作會甲兵皆非也古文貴从鼂省从
日卽天問鼂字借爲朝廷之朝又加水作潮以爲潮汐之潮

其作𦨈从舟聲者小篆也謹案天問爭盟即詩明釋文一作會晁請盟非也古文請字作𧥢亦或省作𢦏小篆作請亦作淨天問作爭古文明字作囧上从𣎳即𡖊之偏旁下與向同意或从二目作朙或加日作明天問作盟古文姓作星詩曰星言夙駕漢天文志作暒史記天官書作𣆶清明亦兼二義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釋文鉞本作戉說文引作戉旄作髦又旄旄牛尾也古旄旄通說文鉞車鑾聲非斧也麾說文作𢘞

馬曰白旄旄牛尾　傳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敎

曰逖矣西土之人逖爾雅釋詁郭注詩抑疏文選李善注俱引作逷段云僞孔據說文逖爲今字逷爲古文改之

謹案韋昭國語注武王始發師東行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距戊午度孟津三十一日鎬京至牧野千二百里故云遲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史記友邦作有國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史記無御事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　謹案伏生說爲天子三公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凡公羊何注百二十官應十二子說合葢古制也

亞旅師氏

傳曰亞次也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

門者

千夫長百夫長

鄭曰師帥旅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史記盧作纑

馬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　孫云庸左氏文十六年杜注今上庸縣屬楚小國百濮夷也蜀華陽國志蜀之爲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其地東接越南接巴北與秦分西奄岷嶓羌說文西戎牧羊人也髳詩角弓作髦傳云西夷別名盧左氏桓三十年盧戎杜注南蠻濮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左氏巴濮吾南土鄭語叔熊避難于濮

而蠻又楚蚡冒始啟濮韋注濮南陽之國微見立政惟彭不
見傳記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濮盧國
也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以西羌也姚府以
南古髳地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也濮在楚西南有髳州
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　後案晉
上庸今湖北鄖陽府房縣彭今四川眉州彭山縣即漢武陽
縣濮王會解卜人以丹沙王應麟補注卜人即濮人通典辰
州貢光明砂則今湖南辰州府古濮地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爾雅郭注引作偁說文作爯

爾雅偁舉也攷工記戈祕六尺有六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
三之援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干爾雅扞

也孫炎注所以自扞敝說文戟盾也矛說文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古文作我攷工記酋矛長有四尺鄭注酋發聲直爲矛

王曰古人有言曰

鄭曰以古賢之言爲驗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釋文牝頻引反徐又扶死反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無外事　釋名索素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史記作殷王紂

婦謂妲己見晉語殷本紀及列女傳

昏棄厥肆祀勿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昏王伯申讀曰泯猶蔑也史記作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莊云據史記厥下遺下皆有闕文今文同王漢石經作任莊云古

文讀王今文讀任

鄭曰肆祭名答問也　謹案禮祭有腥肆爓腍之別鄭注肆解牲體以祭此舉肆以該諸祭也答報祭也莊云今文言任父者任保也保父卽父師少師也母弟兼母兄言之謂微子微仲呂覽以爲皆紂之同母兄也謹案古文言王父者大誓鄭注謂祖父母之族非也古稱王父猶言伯父叔父晉語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是也王伯申云迪用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史記無是以爲大夫卿士宄作軌邑作國崇漢書谷永傳引作宗師古云古通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惟恭史記作維共段云衞包所改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史記訓作過下同藝文類聚引作弗僭下同勗文也勗史記訓為勉下同

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　後案樂記天子夾振之而駟伐鄭注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不過四伐五伐疏及曲禮疏引此經皆無六伐七伐疑鄭本古文無此四字而史記及蔡邕石經有之今文之異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桓說文引作狟段云壁中字孔讀為桓蓋本無正字或借犬行之狟或借亭郵表之桓也貔史記作羆熊作豺羆作離說文离字下曰獸陽喬說离猛獸也段云离正字離螭皆其借字彲虵蛇皆螭之別字說文羆古文作𥘸羆离丽它皆古歌部字

鄭曰桓桓威武貌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釋文迓馬作禦書疏王肅讀御為禦史記鄭本皆作禦段云孔本作御作迓者衞包所改奔史記作犇

馬曰禦禁也役為也　鄭曰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　後案陳于野而不用權詐見其正步伐止齊見其整不殺降見其仁王師所以異於霸術也鄭深得之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史記勖訓勉躬訓身

鄭曰所言且也　謙案言爾躬不言奴戮守文王罪人不奴之法仁於夏殷之制矣

皇淸經解續編卷三百二十三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朱槃校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二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洪範第十二　　周書　左氏春秋說文引爲商書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　莊云武王即位之十一年克殷立武庚以續殷祀釋箕子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亡走之朝鮮武王封之而不臣其後二年紂喪畢于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曰歸者喜之也

王乃言曰烏乎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

攸敘史記隲作定協作和彝訓常攸訓所五行志攸作逌段云逌說文逌字

馬曰陰覆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　謹案陰降也古降讀戶隆切與陰爲雙聲陰隲猶言陟降堯典言黜陟左氏叔父陟恪亦陟降之異文也協合也言天升降下民各因其材而篤之王者承天布化當理敘其五常五倫我不知其次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陻說文引作垔又云古文垔段云壁中文孔讀作垔衛包改陻漢石經作伊段云雙聲汨漢石經作曰段云今文从段借字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史記畀作從疇作等漢五行志訓爲九章斁說文引作殬敗也史記徐廣注一本作釋

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

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殛釋文本又作極段云當作極

鄭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漢五行志曰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尚書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于雒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中背有赤文朱字鄭注大傳曰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

初一曰五行

馬曰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　鄭曰行者順天行氣

次二曰敬用五事敬五行志孔光傳引作羞蓺文志釋爲進段云敬古文羞今文孫云羞蓋茍字

次三曰農用八政

鄭曰農讀爲醲　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　傳同王

曰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五行志作叶說文叶古文協字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大傳作王五行志說爲君說見後

孔光曰蝕對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思聽失大

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段云皇之不極是爲

大中不立

次六曰乂用三德　乂五行志漢石經作艾後案說文引堯典俾𡰪𡰪中書凡訓爲治之字皆當作𡰪

次七曰明用稽疑　說文卟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小徐繫傳疑今文借疑字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曰庶眾也徵驗也謂眾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谷永傳作饗段云經當作嚮漢人字威史記五行志皆作畏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一五行史記無一至九九字漢石經爲天下王三德相連無六字蓋今文九章無一至九九字古文有之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左氏疏洪範以生數爲次六府以相剋爲次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王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　馬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　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白虎通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

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包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母又云五行所以二陽二陰何土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蔡氏曰五行有聲色氣味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段云今文尚書思下有心字

異義今文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同古文鄭駁之五行傳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董劉歆班鄭說皆同此　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

江氏聲曰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

以知其所視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是相見之次也　後案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要以伏鄭爲定易四正卦東震爲木爲足爲動西兌爲金爲口爲說言北坎爲水爲耳南離爲火爲目虞翻易象坤爲土爲思離爲見爲光爲明坎爲虛爲入爲納皆其證也素問爲醫家言月令言五藏位次言各有當與八卦九疇言理氣象數者不可強合爲一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段云今文尙書作思心曰容洪範五行傳鄭注容當爲睿以古文正今文也漢五行志應劭注容古文作睿繁露說苑戰國策高誘注荀悅漢紀晉書隋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皆作容詩凱風傳小旻箋作叡睿之小篆也顏師古漢書注改容作睿以傳合古文尙書不知容與睿形音義皆異也史記與古文同　或後人以今本改之

鄭曰此恭明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

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剌也睿通於政事　馬曰發言當使可從睿通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史記乂訓治哲訓智五行傳乂作艾睿作容正義鄭本哲為晳鄭讀為哲五行志王肅作悊云悊智也王伯申云謀敏古同音

馬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上聽則下進其謀　鄭曰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　書大傳鄭注曰心明曰聖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後案五行之氣降生五材為味色聲臭以養人之欲者凡民莫不能用之聖人亦不能去然此氣之粗者也聖人終不以為用也其不離乎氣而不

雜乎氣者乃五行之精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見中庸鄭注故貌言視聽思所謂有物所謂形色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有則所謂天性也肅乂哲謀聖踐其形盡其性也凡民莫不有五事而但用之於食味別聲被色之間至於恭從明聰睿尚有之才則不能盡是不誠無物而五事皆虛器矣惟聖人敬用五事是謂能用五行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

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

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大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馬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　鄭曰星五星也　謹案星辰隨時刻而不同所以紀歲實月離日躔後世以之分天部也歷數上推往古下推萬世後世所謂運算轉歷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洪範五行傳作建用王極下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同鄭注王極或皆為皇極五行志作皇極傳曰皇君也莊云諸本皆有一誤皇極當作皇皇建其有極當作王郎下文王極之敷言是也五行傳建用皇極當作皇王之不極當作王

洪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

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爲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不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敷史記作傅

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　疏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云敬用五事而云斂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故以勸民

惟時厥庶民于女極

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錫女保極

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後案古錫賜上下通稱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釋文比毗志反段云漢石經此兩無字作無下無偏無黨字作毋最有分別古文尚書別皆作毋謹案此皇字亦當如大傳作王說見王極之數言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釋文罹馬力騶反又來多反疏曰時人下或有德字鄭王諸本皆無德字疑衍字也壯云文義當有德字諸本誤○罹史記作罹大傳作罷段云山熊訓分亦訓合漢隸變始作自羅字叢雜字之或體馬本當同史記衛包以俗字改之開寶閒又改釋文也協大傳作叶謹案此節兩皇字皆當作王

馬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趨舍也　謹案有守有所不爲故馬曰舍也念卽念用庶徵之念

鄭訓徽爲驗別傳訓法也言民之實者汝以官人之法試之其未合於中行而亦未麗於咎徵者汝以寬大之法容之而汝也汝常和汝顏色曰予所好惟德則所念所受之人已知表率汝又敘五福以法則爵祿之斯人皆日進於德而協於王建之大中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史記作毋侮鰥寡大傳作毋侮矜寡列女傳引同釋文無虐馬本作亾侮畏鄭音威孫云詩正月釋文侮本又作煢並假借字

馬曰爲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段云鄭以古畏威通威爾恐懼與馬孔說異　謹案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焉說爲長　後案揚雄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焉此注所本與下高明柔克同文異解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羞潛夫論作循段云循爲脩之誤形近也脩又爲羞之譌聲近也邦史記作國無好下史記無德字孔疏無好對有好又云傳以好德言之又云定本作無惡疑誤耳是正義本無德字也定本亦無德字但好誤作惡蓋後人從傳文增入德字宜改正王觀察云好與咎爲韻

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謹案而女也正人有爵祿方能布善行于下女弗使有好于而家謂未封微子爲殷公以續殷祀與周爲賓客時人斯其辜言殷民受紂之餘殃將自作不靖也無好箕子所謂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者謂祿父也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箕子知紂卒無後武庚終不能續殷祀武

王雖封為二王之後而卒叛亂覆宗絕祀也此義本之尚書

旣見又案箕子自稱我稱武王為女以賓師之道自處也亦

罔為臣也本紀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此數言存

殷祀之大者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釋文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段云衛包奉元宗詔改為陂宜更正此條釋文開寶間李昉等語也史記玉篇尚作頗義唐時尚書多作誼義古音義宜誼同魚何切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好說文女部引商書曰無有作㚥段云壁中文孔以今文讀為好有呂覽韓非引皆作或古同韵字

馬曰好私好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惠定宇云當作釆見堯典無漢石經作

毋

鄭曰無朋黨 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鄭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傳曰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曰皇極之敷言 史記皇作王敷作傅下同謹案馬本皇亦作王

馬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謹案極之敷言即上文無偏以下四十八字是也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彝史記作夷下訓字史記作順下是訓同謹案馬本同史記

馬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于天爲順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馬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王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蔡案曰王者常以極之敷言爲教訓斯順於帝則庶民亦順行是言則可以近天子盛德之光輝也馬王義似曲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六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克後漢書鄭興傳引作剋

馬曰克勝也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燮史記作內段云古內入通用入燮同部字此今文作內也

鄭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潛左傳史記作漸段云谷永傳作湛漸葢今文作漸

馬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

漸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謂天言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杜預左氏注曰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鄭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　馬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漢石經凶上有而字段云漢人引此三見皆無其字僻史記石經王嘉傳作慝後案說文無慝字古止作忒

鄭曰害于女家禍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　馬曰忒惡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說文作卟筮說文作𥡴周官省作簭

鄭曰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釋文蒙武工反徐亡鉤反正義鄭本蒙作霿聲相近

○霽史記作濟鄭本同蒙史記作霧大卜註作霿當以鄭王作雺衛包改作蒙驛史記作涕說文作圛同行也尚書曰曰圛圛者升雲半有乍無讀若驛莊云詩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正義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爲圛故鄭依貿氏所奏定爲圛古文則爲悌故鄭云圛史記從孔安國所受古文作涕東晉古文參用古今文作驛今古文曰圛皆在曰蒙之上段云霧即霚之俗霚與雺一字今古文同也克太卜注作𢘅悔說文作𢍁壁中本也孔安國以今文讀爲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史記作卜五占之用句二衍忒句鄭同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雺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將立

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稽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氣不澤鬱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爲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卦家多變故言衍貸也

馬曰占用二占筮也　王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圛霽釋消滅如雲陰也克兆相侵入也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鄭曰立是能分別卦兆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卜筮各三人大

卜筮三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

深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庶人漢石經作

庶民

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謹案則法也於常法有變動必有

大疑先竭其心思詢於卿士庶民而必決之蓍龜者示不敢

專以尊天也易所謂人謀鬼謀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高郵李惇云逢字句絕與上从同爲韻史記身字子字上皆有而字

馬曰逢大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竟內則吉竟外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暘史記作陽燠史記漢志王莽傳公羊何注皆作奧下同

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 謹案書大傳以貌配雨言配暘視配燠聽配寒思配風鄭所本與下休徵咎徵

合也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曰時五者史記作是後漢書李雲傳作五氏來備荀爽傳作五韙咸備僞孔以曰時絕句屬上讀非也敘史記作序蕃作繁說文引同後案是氏古通廡史記作蕪釋詁作蕪假借字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無史記作亾古通

江聲曰極備卽所謂恆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乂史記作治晢史記作知五行志作悊蔡氏作哲

書大傳鄭注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　後案聖包貌言視聽土亦包金木水

火風屬土故時風爲聖之驗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釋文豫徐又音舒正義鄭王本作舒史記作舒五行志公羊何注同大傳作荼蒙史記作霧大傳作雺後案鄭當作雺正義或鄭以就傳也恆史記皆作常

鄭曰狂倨慢也恆常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燠之咎氣來順之急急促自用也雺雺見冒亂也　五行傳曰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不悊厥咎荼厥罰恆燠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不聖厥咎雺厥罰恆風鄭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恆雨也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恆暘也君

不視瞢則荼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恆燠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促趣故常寒也霿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霿冒矣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納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恆風也　謹案五行傳於維金木水火沴土之下又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瞀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乃七十子所傳微言大義夏侯勝以諫昌邑王者足以補經正義以左氏天有六氣陰屬天陽屬風雨爲庶徵之三晦明卽寒燠不及太傳鄭注之精確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甯史記作寧馬同古通俊史記作畯

馬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　鄭曰所以兼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傳曰師尹衆正官之吏　孫云易者賈子曰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俊者說文俊材過千人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鄭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爲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爲妃尙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

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金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土

十爲木三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

雨滂沱推此而往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

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鄭曰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王曰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

常法以齊其民　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

黃道一曰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

日之所行爲中道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

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

夏夏至南從朱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後案漢天文志曰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五行傳以恆陰配王之不極下又云時則有日月亂行此月之從星以致風雨正日月亂行之事王省惟歲以下皆言皇極之得失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鄭曰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心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

是人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　孫云說苑河間獻王曰尚書五福以富爲始甚今文尚書一曰富二曰壽　謹案攸好德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失其所養好惡遂遠惟聖人根心生色所謂性之也考終命者堯命舜曰天祿永終詩旣醉備五福之應高朗令終令終有俶振篤之以永終譬大誥之攸受休畢周公之成文武德成康所以畢命皆是也蓋如堯舜三王之受命子孫賢聖則能敬承之不肖亦不能損其令名大德受命其量無極包上四者而言之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馬曰凶終也　鄭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愚懦不壯曰弱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甯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令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甯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

大中故弱也　謹案鄭以六極配五事皇極本之五行傳五行志又以心思不容其極凶短折反之爲考終命言不從其極憂反之爲康甯視不明其極疾反之爲籌與鄭異義者蓋今文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四終

仁和邵順頴
桐城姚永槩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三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金縢弟十三　周書四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弗史記作不豫馬本同說文引作不悆段云壁中書孔安國讀爲豫釋文本又作忬忬段云忬卽悆也

謹案既克商二年卽洪範之十有三祀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史記作繆一切經音義引作睦古通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　傳曰穆敬也戚近也　謹案

言二公分疏未可近我先王也莊宗伯云吾與爾三公之卜非武之夢也据逸周書史記武王是年六十有二矣

公乃自以爲功 功史記訓爲質

謹案功事也公爲王請命又請以其身成文武之德也

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馬曰壇土堂 鄭曰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謹案不於廟而爲壇墠者特禱而卜非常事也

植璧秉珪 植史記作戴珪作圭下同鄭曰植古置字段云秉古以爲柄字

謹案璧珪以禮神祇非祀先王所用也周官三公執璧上公執桓圭蓋周公以三公兼分陝之事故以二者爲質也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册史記作

策某作王發遘厲虐疾作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

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莊云是有二字屬上讀丕史記作負

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　謹案有史古文作又通右丕子何休公羊注諸侯疾曰負茲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冊言於爾三王是保右之其負子之責在天請以旦代請假年於武王旦以身終其事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考史記作巧

謹案仁存也考壽考也不與丕古通言予存而且壽固能制作禮樂致三王之德於大平而今天下未洽元孫之材藝遠過於旦存一年則祖考子孫臣民蒙一年之福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謹案敷傳通助也段云佑俗右字孫云說文祐助也

馬云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祐助四方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烏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史記祗訓敬寶作葆朱云寶保古通作葆段云墜俗隊字

鄭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　莊宗伯曰墜寶命非失天下之謂言東方未靖再動兵革恐文武之

受命既紀而後之人襲之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

馬曰元龜大龜也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馬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謹案言成德永終之事命不在我則三公分陝我亦不敢任

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文選引作襲 注云襲習通

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莊云史記魯世家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 作公曰乃逢是吉又曰卜曰逢筮曰遇并 古文作龤并 古文甲乙篇

馬曰籥藏卜兆書管　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

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王伯申云廣雅籥管

鍵也是籥爲關閉屬馬鄭失之

公曰體王其罔害史記無體字周官占人玉藻鄭注罔皆作無史記亦作無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莊云惟永終屬上讀是圖二字屬下讀史記作茲道能念予一人段云古訓猷爲道今文蓋作茲猷

馬曰一人天子也　鄭曰茲此也　莊曰周公開籥見書知

許所請故言兆體王其無害言新者若再受天命然受三王

之命告以天祿永終是圖謂占書龜所告之謀也茲益也周

公言歸俟爾命及見書所示之謀知三王所以命周公者曰

艱大日益若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事亦見占書能任也任

念予一人言不許周公求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翼史記訓明段云爾雅翌明也郭注引書翌日乃瘳則古注引書漢書文選注引書及孔傳並作翌說文昱日明也从日立聲翊从羽亦立聲翌昱假借字尚書此字凡六見此及大誥翌日召誥二翌日顧命翌日翌室皆當作翌衛包徹改作翼不知翼訓輔訓敬從羽異聲與翌音義各別不可不辨正也

鄭曰縢束也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　謹案武王遘疾甚危公精誠卜禱一日而瘳易緯所謂陽感天不旋日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謹案喪如字

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于

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　謹案武王崩年益六十有四說見上經不曰崩而言既喪鄭以爲三年喪畢服除是也周公時爲太宰武王喪畢成王年已及壯百官仍總己以聽於周公管蔡因之欲倚恃王室曰流言者不知其主名也史特書管叔及其羣弟而不言武庚淮夷與奄者著其首惡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說文辟法也從辟從井周書曰我之不辟馬鄭皆辟傳用說文

鄭曰避謂避居東鄭言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有謙讓之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於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　謹案說此經者墨子蒙括下至馬鄭及僞孔諸說謬亂不可勝辨惟魯世家云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得之此即公羊子傳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又云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蓋聖人所在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周公豈得避統言而出奔乎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鄭曰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　王曰東洛邑也管

蔡與商奄共叛東故鎭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

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謹案史不書東征而曰居東不

斥管蔡而曰罪人蓋周公之心而爲諱詞也魯世家言周公

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平

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詩毛氏及王肅皆本之此定論也鄭

氏之誤于寶易注從之意以成王感悟迎周公歸而後東伐

耳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卽此所云居東

二年也又曰三年踐奄孟子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書序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也蓋成王感風雷之變親迎

周公於兵所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皆三

年事也東伐黜殷皆周公奉王命以行踐奄則成王親莅之

非重奄與多方也爲親迎公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貽俗詒字詩序作遺段云鄭亦作詒說也說讀如稅詩正義多誤作怡悅也非是

鄭曰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幽風鴟鴞也鬻子斥成王　謹案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鴟鴞巧鳥也旣取我子愉管蔡曰無毁我室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謂奄與五十國未定建侯衞營成周制禮作樂之事未及施行不能比隆於唐虞夏商雖有天下猶之未有室家也王與二公皆未及知故公作詩以貽之

王亦未敢誚公誚史記作訓段云玉篇云信古文作訬集韻口信古作訬皆本說文　玉篇從立心非從小也史記作訓乃訬之誤莊云古文尚書作𢘅今文當作信作訓作誚作譙皆誤也

鄭曰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謹案成王以爲天下既定矣卽奄與五十國之蠢動公自可不血刃而定之何或敢侮予未有室家之維育嘵嘵爲哉蓋王仍未知公之志而逸豫之心萌矣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斯史記作盡

鄭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　傳曰二年秋也案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

之說史記徐廣注說一作簡

鄭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佩為成人成王此時年十五於禮已冠而必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

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噫馬作懿云猶億也謹案噫億音義相近古皆通用莊云信句抑公命我勿敢言句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史記無新字釋文新逆馬本作親迎

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　謹案我國家禮亦宜之者詩伐柯我覯之子籩豆有踐九罭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周官上公之禮冕服九章八壺八豆八籩是也大傳以爲賜魯郊禘非也成王於周公親則叔父尊則保傅非若湯之於伊尹也雷風動感而著親迎之禮孟子所謂尊德樂道必有不召之臣豈僅得禮之謂哉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鄭曰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　馬曰反風還反也　謹案出郊者著新迎之速傳謂以玉幣謝天非也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釋文築本亦作筑謂築其根

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禾 鄭曰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禾乃無所亡失也 傳曰此以上大誥後事因武王喪幷見之 謹案書大傳大誥在金縢前傳本之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五終

仁和邵順頍
桐城姚永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尚書今古文集解十四　武進劉逢祿申受著

大誥第十四　周書五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釋文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鄭王本猷在誥下案王莽大誥訓猷爲道亦在誥下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傳同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釋文弔音的又如字莊云弔爲叔之訛古文叔弟字相近釋文割馬作害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鄭王同馬讀傳以延洪屬讀

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之　謹案弗弔猶言遺家不造也不

少延湑武王之享國不久也造哲言作哲也迪道康安格至也

己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己漢書作熙師古曰漢辭蓋古今文皆讀若嘻下同賁釋文扶云反徐音憤閉漢書作比莊云蓋今文作毖訓此毖字絕句此閉字東晉古文所改于天降威用甯帝室于乎通則此當于威絕句王絕故云拔莽誥及傳疏今古文皆無于字葉桼天降威三字屬下讀

段云漢武詔云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用此經也敷賁江氏聲讀敷爲傅賁爲奔以爲疏附奔走之臣　謹案敷舒也賁讀如憤言爾邦君御事發憤以布文武所受之命當不忘黜殷大事予不敢墍閉汝　王伯申云忘與亡同失也

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鄭曰受命曰㣧王承平曰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謹案用說文卜中乃用也天降威猶言天降割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說文云古人蠢從𢦏周書曰我有𢦏于西段云壁中文孔讀爲蠢此引書乃許君記憶之誤

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紀莽作犯

馬曰腆至也　鄭曰腆謂小國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鄙莊云一切經音義引鄙定古文官書圖啚二形同此鄙古文圖字也

馬曰疵瑕也　鄭曰知我國有疵病之瑕　謹案國有疵者

謂管蔡也王肅及傳以天降威謂三叔流言非是左氏春秋

曰鄙我亡也　莊云鄙方進傳固知我國有呰災使民不安是天反覆右我漢國也蓋今文說今文鄙作圖卽古文圖言天反復圖謀我周邦金縢曰是圖茲攸俟卽三龜習吉之告猷也

今蠢今翼日（段云翼當作翌說見金縢）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甯武圖功（大傳獻作儀說見皋陶謨　段云莽誥作民獻儀並存今古文也）

謹案言有賢者十人輔予以德必能撫安武王所圖之功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并莊說見前）

鄭曰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

邦于伐殷逋播臣

傳曰尹正也正義卽顧命百尹也　謹案逋亡播散之臣謂祿父慫武王崩商奄五十國俱不會葬卽成王卽位又不朝故曰逋播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翼魏石經作翼

鄭曰汝君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畔其爲難大　謹案艱大民不靜前卜辭也在王宮邦君室謂管蔡也考翼謂父之所敬違卜後卜辭也此阻撓國政之言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烏乎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

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造莽誥作遭恤說文作卹古通

馬曰造遭也　後案予造天役猶文侯之命言造天丕愆也

謹案義宜也綏安也無毖毖也毖愼也誠也言予我不知

自憂爾君臣猶宜勸予曰其誠予憂不可不成前甯人所圖

之功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替莽誥作僭師古注僭不信也段云魏三體石經作替是今文作僭古文作普篇末天命不僭則今文爲長

傳曰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

天休于甯王興我小邦周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

民矧亦惟卜用烏乎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畏莽誥作威釋文徐音威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丕莽誥作不古不丕通

爾知甯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閟毖莽誥作毖勞段云閟毖祕古通用愼也蓋今文多一勞字今文當衍一字猶民獻今文作民儀莽誥作民獻儀兩存今古文也毖兼愼勞二訓

謹案天愼勞我於成功所言大功之成未有不愼勞者

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化誘莽誥作告

謹案化誘猶言誥猷也

天棐忱辭忱孔光引作諶古通

釋詁棐輔也忱誠也

其考我民莽誥作天其累我以民

謹案考成也考民猶言天其相民也

予曷其不于前甯人圖功攸終曷莽誥作害下同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莽誥作天亦惟勞我民段云今文少一毖字廣雅祕勞也毖有勞訓則勤字或後人

所增

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畢莽誥作輔

謹案曰卒曰終曰畢皆所謂成文武之德也至康王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而後前甯人攸受休畢洪範所謂考終命也此與殷命亦前人未竟之事故曰若有疾莽誥不識此義而改爲輔失之遠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傳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正義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

字孔傳衍之鄭王本別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其子有後弗棄基一節蓋先儒妄增之後莽誥無此一節晉人據以妄增之耳

鄭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

謹案考翼之名乃邦君御事首鼠兩端者所造以阻撓國政者故言今若手無策以任三監之敗壞武功爲考翼者肯曰吾父兄有賢子孫弗棄前人之基業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卬莽誥作身敉作撫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養莽誥作長

謹案兄考猶言父兄也友親友民養指邦君御事上節責難於身此節深責邦君御事之徂東征者

王曰嗚乎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謹案肆恣也直責其自恣適己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㳒[illegible]

由哲莽誥作助國道明法莽誥作定後案說文廌部㳒古文法形相似而譌

蔡氏曰爽明也十人謂十亂

矧今降戾于周邦惟大艱戾莽誥作定傳訓爲罪

謹案天降戾即天降割也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釋文易以豉反謹案如字

謹案人指武庚鄰指管蔡所謂在王宮邦君室也胥相也言三監同謀欲代我室正天之幽殷命而使之自伐也爾乃不知而爲之辭其有愧於十亂多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

甯人僞莽誥作寍古通

于弔其極卜敢弗于從率甯人有指疆土指莽誥作旨顏注美也王肅及正義並同段云作指者衞包所改

蔡氏曰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弗征　謹案順前王美意欲盡天下疆土而安之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後案武庚罪非首禍管蔡惡不忍言歸之於卜以順天命而已聖人之公且誠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三十六終

仁和邵順頫
桐城姚永槩校